

腳踏實地的在中國旅行：書評《遠足》

文藻外語大學傳播藝術系教授 | 李昱宏



遠足

徐樂眉文字·攝影／遠景／201407／269頁／23公分／320元／平裝
ISBN 9789573909309／690

「路走得遠，折騰多，自然能悟道，這就是磨練」

由於自己也是個旅行的人，於是當我讀起《遠足》一書時就有許許多多的感慨，對於作者徐樂眉女士所講的這番話更有一番體認——只因為之前我也曾經在對岸旅行過七個多月。有趣的是在《遠足》一書中所出現的半數地方我都曾經走過，而且書中開始的年代正好也是我第一次去大陸闖盪的 2001 年，只不過作者當時是去讀書，而我是去旅行。我在這裡所說的「走過」，是真正的踏實走過，也就是與作者一樣自己獨闖天涯。至於作者在書中所陳述的現象，例如在旅途中與陌生人相遇的懷疑、對於滿車煙味的無奈、對於滿車廂垃圾的不滿、某些很有人情味的偶遇、東北人的直爽與「直接」、與完全陌生的朋友在某地「集結」等等情節，我自己也都曾切切實實的體驗過。

大陸的幅員實在是太遼闊，只要是跨省旅行短則四到五個小時，長則三十多個小時，因此旅程中幾乎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是在交通工具上度過的，無獨有偶的是作者也花了很多篇幅討論「交通」，甚至還有專門討論交通的「站票」一文，在那篇文章中作者生動的描繪了乘客如何搶佔餐車座位的情節，如此情節可說是令人絕倒，但那樣的情節卻又有血有肉的在對岸的火車上演出。

大概也是因為許多有趣或者是令人反感的事情都會發生在交通上，因此曾在大陸旅行的人往往會對交通二字津津樂道，舉例而言，我就曾經與一群雞鴨同車，在雲南時還曾見過一顆冒著煙的豬頭被兩個身穿蠟染衣裳的壯漢抬上了車——那頭可憐的豬剛剛慘死於少數民族的刀下，牠的其他部位應該還留在慶典現場，冬天裡的低溫讓還熱著血的豬頭冒出裊裊的白煙，我也曾與一網網的電纜同車，在東北也曾跟金光黨同車，在廣州則與撲克牌騙徒同車過。在大陸，許多司機為了多賺些錢經常會超載，有些超載的情形簡直是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彷彿一輛車可以是一座城堡那般。同時，公共汽車駛出車站之後只要是有人招手便會停車，如此一來便浪費許多時間，再

者在路旁上車之後的乘客在車上是可以議價的，許多農人與工人便經常在路旁候車，許多時候經常出現司機或是車上售票員因為細故而與乘客起衝突的場面。如果討論起大陸人的公德，那麼在車上你會將許多可惡的劣習一覽無遺——乘客在車上旁若無人的吞雲吐霧是件稀鬆平常的事，隨地吐痰也很常見，初到大陸旅行時會很難習慣那樣的情境！因此我完全可以想像作者曾經對著吞雲吐霧的大陸乘客咆哮的場景——儘管我當時並沒有採取這麼「激烈」的手段。

閱讀《遠足》一書時，很多當時我在大陸旅行時所經驗過的事情一一浮現，與人爭吵、滿肚子怨氣等等的畫面像是跑馬燈一般在我眼前閃過，作者在「武夷山」篇章中所描繪的飯店櫃檯小妹，我就深有同感，因為除了交通因素之外，在大陸獨闖天涯的另外一個關鍵因素便是「住」。但是個人認為住宿問題比交通問題好解一些，通常車站附近都有許多可供選擇的賓館或是招待所，然而車站附近也是較為混亂的地區。你可以依照你的需求選擇不同價位的住處，例如作者也曾經考慮去住一晚 150 元人民幣的飯店，只不過最後卻又因緣際會的投宿他處。基本上大陸各地都有所謂的賓館與招待所，通常私營的賓館或招待所不管在設備與服務態度上都要比國營的來得好一些，但是如果是大學的招待所則是個例外；大陸的住房分普通間及標準間，標準間有獨立的衛浴設備，價錢上也比普通間昂貴，大城（如杭州、南京等等）的住宿價格當然比小城來得貴，依地域而言則是沿海比華北地區為貴，我並不建議旅者選擇普通間，原因是普通間的條件通常很差，而且許多普通間是多人合住的，你根本無法預測對方的衛生習慣是否良好；洗澡有時會是個問題，例如在東北及內蒙古許多地方的旅店是沒有衛浴設備的，當地唯一可以洗澡的地方是澡堂，而去澡堂可能需要走上好一段路，此外大陸法律規定港、澳、臺胞為內賓（其他的外國人稱為外賓），而不管是外賓或內賓都必須投宿在官方規定的星級飯店裡，不過真的執行此項規定的地方不多就是了，坦白說也少有自助的海外旅者在大陸旅行，絕大多數的國外觀光客都選擇參加旅行團。

如此看來，似乎在大陸旅行就是個無解的結——很多事情都得擔心，這樣的話還不如去日本旅行算了，起碼在日本的旅行安全指數要比大陸高得多。我想答案可能很模糊，可能也很弔詭，我的看法是大陸儘管在很多方面落後，但是在文化層次卻與我們有著某種程度上的聯結，作者對於這點其實也著墨許多，不可諱言的，這多多少少會與複雜的政治意識形態掛鉤——不管贊成或是反對。許多人憎恨共產黨因此壓根不願意去中國旅行，但是我得承認我在踏上中國土地之前，我對共產黨的了解只限於歷史課本，而每一本歷史課本都是當代史——握有權力的人才會有書寫歷史的特權。從中國大陸旅行回來之後，當然，我對於他們的政治、經濟、社會等等諸多層面有了更深入的理解，雖然不敢妄自說自己是個中國通，但是若跟未曾去過中國的人士比較，我的確比他們更了解中國。

現在想想當初出發到大陸旅行是因為思古之幽情，畢竟中國大陸是華夏文明的起源，走在大陸的名山大澤之間也很容易讓人讚歎江山如此的多嬌，敞開胸懷看世界是成為一個優秀旅者的必要條件，對於一個旅者而言深刻感受當時與當地的生活是為認識自己的不二法門，因為如此才能融入當下而非固執己見。如果細心的觀察將不難發現今日的中國正經歷著轉型的痛苦與甜蜜，因

為當你走在繁華的上海或是廣州時，很難理解到今日的中國人口中其實還有一半以上是赤貧的，也很難想像那些上千年歷史的古鎮裡住的許多竟是家徒四壁的人家，有時的確是百感交集，很難為歷史的吊詭尋到一個合理的出口。

我曾經在肯亞偶遇了一位來自加拿大的伊斯蘭，我們聊起了各自的旅行，他說伊斯蘭的先知穆罕默德曾經說過「想要了解中國，最好的方式就是去中國」。我想穆罕默德一點也沒說錯，至少我當初去中國旅行便是基於此種認識。《遠足》不僅僅是一本談論旅行的書，它還是一本橫越了 10 年的中國觀察筆記，作者更是一位住在大陸的臺灣「學生」，因此這是一本非常地道的現地觀察。大陸人經常把「地道」兩個字掛在嘴邊（這個順序與我們的相反），比如他們習慣說這是最地道的家常菜，或是走路去是最地道的方法等等。若按照所謂的地道說法，則本書作者儼然就是最地道的旅者，而地道這二字若非親身體驗，光是言傳是無法意會的。

有別於一般許多旅遊書的寫作方式，作者將重心擺在人的身上，比如說她在「誰家的孩子」這個篇章中一方面描述大陸在脫貧過程中所取得的成就，一方面也感嘆在脫貧的過程中小孩乃至於全體中國人所受到的衝擊，點點滴滴無不絲絲入扣，點點滴滴無不令人唏噓，這樣的寫法若非親身體驗是很難寫到入味的。諸如此類的經驗之談其實一開始就出現在〈潘朵拉的盒子〉這個篇章裡，當中所講的惡行惡狀恐怕只有當事人才能說得盡，要不然背信、侵占、威逼等等在文明世界中的犯罪行為在那裡卻又是司空見慣？

作者寫人的角度也非常誠懇，例如在〈土樓、不土〉篇章中所描述的李師父，作者把當地客人樂天知命的達觀性格用平鋪直敘的說法娓娓道來，又例如在〈長白山〉篇章中把東北大嬸的「粗獷」性格描寫得入木三分，由於我也曾到過東北，讀到這段不覺莞爾，在〈梅里雪山〉篇章中所描述的牽驢小人物次里都吉——想要離開大山卻又不忘本的藏民小伙子等等，這些個人物在作者筆下都以一種「鄰居」的角色出現——他說的不是遠在天邊的人物，他們就在近在咫尺的生活裡。儘管大陸的旅行的確充滿了變數，弔詭的是也因為如此而使得旅行本身變得更加誘人——就像「阿甘正傳」裡的臺詞一般「人生就像是一盒巧克力，你永遠不知道下一顆是什麼口味。」，這大概就是旅行的奧義吧！

作者寫人的功力不俗，寫景的筆法也不遑多讓，例如在〈泰山〉篇章中寫登泰山而小天下的過程便充滿了寫實的調調，字裡行間裡嗅得到登山的處處風景，例如作者用「子夜泰山漆黑籠罩，人潮如五湖四海匯流」短短兩句話活脫脫點出了當時的情境，如此類似的場景也可以在〈三清山〉篇章中發現。

此外，書寫旅行紀事最困難的部份恐怕是作者太過沉溺於自己的世界裡，這樣的結果往往會導致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產生隔閡，但是這個難處並未對作者形成困擾，反之，他還將這種難處轉成了寫作上的益處。比如說在〈一條沒有名字的路〉篇章中作者描述她的尋親之旅，她如此寫道「親自走這回，不由得嘖嘖心跳。一切來得太快，路的盡頭，一幢搖搖欲墜的老舊石屋聳立在眼前，我倒吸了一口氣，開啟斑駁生鏽的鐵鎖，門板嘎然巨響，令人揪心，環顧空蕩的老屋，

單薄木板隔出廳房，狹小的空間，是生養父親的祖厝，也孕育出徐家四代子孫。」如此寫來晃若跟著她親臨徐家莊，既是道出她自己的揪心故事，卻也提供了一個管道好讓讀者完全滲入她的故事裡，當中並無任何多餘的贅詞與不當的添加，關於人倫親情的尋根之旅就這樣的展開在讀者之前，感情自然的流露，讀來既無負擔也無困擾。

與其說這是一本書，我們不妨將它當成一部章回體的徐樂眉紀錄片，我之所以這麼定義，其實不是無的放矢，因為作者本人便是影視圈的前輩高手，如今她執起教鞭作育英才，可以想見的是將來他必定能在這個圈子再放光亮。